

中国
古代
禁
毁
言
情
小
说

「太白文艺出版社」

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五美缘
山水情



ISBN 7-80605-409-X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 五美缘
山水情

0 017306 054090

¥26.00

ISBN 7-80605-409-X/1·353

定价：26.00元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

五美缘

山水情

五 美 缘

[清]无名氏 撰
李宝生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六卷)

五美缘 山水情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40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409-X/I · 353

定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六卷，收入《五美缘》、《山水情》两部清代章回小说。

《五美缘》又名《绣像大明传》，全书十二卷八十回，有清代道光年间楼外楼刊本。书中不题撰人，唯序署“寄生氏题于塔影楼之西榭”。寄生氏还曾为《争春园》小说作序。至于本书作者及寄生氏之生平情况与真实姓名，皆无可考。

《五美缘》是一部著名的言情小说，在刊刻之初名气较大。书中写书生冯旭与五位美人的姻缘故事。其中，主人公几经周折，历尽磨难，最后并娶五美，成就“五美缘”。本书在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：故事情节生动，不乏引人入胜之处；人物形象众多，且塑造得富于个性，尤以五位美女的描写最为出色。她们性格鲜明，尽改以往小说中女性弱不禁风、赖人生存的模式，写出了她们的刚烈性格。书中对女性极尽赞美之辞，但同时亦有一些渲染男女情爱的情节描写。故本书在清代被定为“淫书”，亦在禁毁之列。

《山水情》，清代小说，二十二回。原书封面已佚，卷首题《新编绣像山水情传》，有卓庵主人序。

书叙卫旭霞和邬素琼的爱情故事。卫、邬一见钟情，却历遭挫折，两人坚贞不渝，终成眷属，最后白日飞升。此书类似才子佳人小说，但风格有异。

此书仅存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，此次即依据影印本校点，删去了旁批及回后评论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钱月英酬神还愿 (11)
冯子清误入桃园
- 第 二 回 赠金扇冯旭得意 (15)
拜天地翠秀许婚
- 第 三 回 游西湖林璋遇故 (18)
卖宝剑马云逢凶
- 第 四 回 马云大闹五柳园 (22)
汤彪仗义赠金帛
- 第 五 回 真才子走笔成章 (26)
假斯文揉碎肚肠
- 第 六 回 姚夏封广陵风鉴 (30)
常万青南海朝山
- 第 七 回 朱翰林代为月老 (34)
冯子清聘定月英
- 第 八 回 魏家妇人前卖俏 (37)
花文芳黑夜偷情
- 第 九 回 魏临川于中取利 (40)
花文芳将计就计
- 第 十 回 书房内明修栈道 (43)
墙头上暗渡陈仓
- 第 十 一 回 武宗爷亲点主考 (46)
花荣玉相府详梦
- 第 十 二 回 林正国触奸投水 (49)
徐弘基进香还朝
- 第 十 三 回 定国公早朝上本 (51)
林正国权为西宾
- 第 十 四 回 魏临川暗使毒计 (54)
冯子清明受灾殃

- 第十五回 春英无辜遭毒手
季坤黑夜暗行凶 (57)
- 第十六回 花文芳面嘱知县
孙文进性直秉公 (60)
- 第十七回 三学生员递公呈
知县缉拿魏临川 (62)
- 第十八回 孙文进复审人命
魏临川花府潜身 (65)
- 第十九回 生员聚众闹辕门
巡抚都堂强断婚 (68)
- 第二十回 冯旭受刑认死罪
百姓罢市留青天 (70)
- 第二十一回 罗太守安抚百姓
孙知县复任钱塘 (72)
- 第二十二回 冯子清钱塘起解
钱文山哭别舟中 (75)
- 第二十三回 季坤奉主命差遣
花能黑夜里放火 (78)
- 第二十四回 有怜定计害临川
月英家门带姑孝 (81)
- 第二十五回 花文芳纳采行聘
钱月英认义姊妹 (83)
- 第二十六回 钱月英改妆避祸
文芳开宴款家人 (86)
- 第二十七回 季坤仗义释冯旭
有怜智谋赚崔氏 (88)
- 第二十八回 使假银暗中奸计
公堂上明受非刑 (90)
- 第二十九回 赵翠秀代主替嫁
花有怜奸拐红颜 (92)
- 第三十回 假小姐闺中哭别
真公子婚娶新人 (94)
- 第三十一回 花文芳爱色被杀
赵翠秀为主报仇 (96)

- 第三十二回 钱林闻信忙奔走
童仁飞报进都城 (98)
- 第三十三回 都堂飞马闭城门
知县踏看定真假 (101)
- 第三十四回 孙文进通详咨部
花荣玉火速行文 (103)
- 第三十五回 假小姐市曹行刑
真丈夫法场劫犯 (106)
- 第三十六回 劫法场英雄显武
调官兵追赶逃人 (108)
- 第三十七回 乌金镇瓦打英雄
刘家庄夜闹官兵 (111)
- 第三十八回 观音点化常万青
马杰调兵捉壮士 (113)
- 第三十九回 金山寺总镇司将
扬子江英雄交锋 (115)
- 第四十回 万青被擒解杭州
飞鹏甘露逢旧友 (117)
- 第四十一回 钓鱼台英雄聚义
丹阳县夜劫犯人 (120)
- 第四十二回 马杰提兵追壮士
英雄踏水夺行舟 (122)
- 第四十三回 花荣玉哭奏天子
东方白锁解京都 (124)
- 第四十四回 三法司勘问方白
地方官搜擒月英 (126)
- 第四十五回 功臣庙潜身避祸
迎风山姐妹遭凶 (128)
- 第四十六回 常万青路见不平
董天雄恶盈受戮 (130)
- 第四十七回 花有怜身入相府
沈廷芳花园得意 (132)
- 第四十八回 沈廷芳独占崔氏
姚夏封入赘东床 (134)

- 第四十九回 花有怜智诱林旭
姚蕙兰误入圈套 (137)
- 第五十回 沈义芳贪淫被戮
姚蕙兰斧劈奸徒 (139)
- 第五十一回 沈白清滥刑错断
林子清屈招认罪 (141)
- 第五十二回 沈白清出详各宪
姚夏封得信探监 (143)
- 第五十三回 护国寺奸僧造孽
马文山误陷土牢 (145)
- 第五十四回 武宗爷私游玩月
林正国幸遇明君 (147)
- 第五十五回 奉圣旨谒相辞阁
察民情理屈伸冤 (149)
- 第五十六回 姚夏封赴水投状
林经略行牌准提 (151)
- 第五十七回 假老虎恶贯满盈
真老虎与民除害 (153)
- 第五十八回 三鸟飞鸣冤喊状
二秃被害命强奸 (156)
- 第五十九回 赴市曹奸僧枭首
暗探访私渡黄河 (158)
- 第六十回 林公月下准鬼状
臬司令箭催行刑 (160)
- 第六十一回 姚夏封法场活祭
林经略暗进淮城 (162)
- 第六十二回 林经略行香宿庙
府城隍各案显灵 (164)
- 第六十三回 冯旭解辕见母舅
林璋出票提有怜 (166)
- 第六十四回 林公释放许成龙
经略正法桑剥皮 (168)
- 第六十五回 经略拜本进京都
廷芳计害死有怜 (170)

- 第六十六回 林经略判出奇冤
崔氏妇路遇对头 (172)
- 第六十七回 林经略开棺验伤
崔家妇当堂受刑 (174)
- 第六十八回 林经略二次开棺
宋朝英轅门听审 (176)
- 第六十九回 易道清立毙杖下
陈武氏得放归家 (178)
- 第七十回 林公严刑拷淫妇
崔氏受刑吐真情 (180)
- 第七十一回 沈廷芳潜身内院
宋臬司当堂受刑 (182)
- 第七十二回 天子见表心不悦
林公失陷护国寺 (184)
- 第七十三回 汤彪急调海州兵
林璋初请尚方剑 (187)
- 第七十四回 林公火焚护国寺
公差受比捉廷芳 (189)
- 第七十五回 沈廷芳逃走被获
林经略勘问真情 (191)
- 第七十六回 沈廷芳供出真情
林经略结清各案 (193)
- 第七十七回 沈廷芳杖下立毙
刘尚书痛哭姨侄 (195)
- 第七十八回 林正国挂印征西
冯子清独占鳌头 (197)
- 第七十九回 结丝萝两国相好
献降书元帅班师 (200)
- 第八十回 受皇恩一门富贵
加封赠五美团圆 (203)

第一回 钱月英酬神还愿 冯子清误入桃园

词曰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自应空忙。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。且趁闲身未老，尽叫我些子疏狂。百年里，浑然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

思量，能几许，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须抵死，说短论长。辜负皓月清风，苔茵展，银汉高张。江南好，千钟美酒，一曲满庭芳。

话说这部小说，故事出在大明正德年间。自从武宗皇帝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单讲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有一世官，姓钱，名铎，表字自由，官拜两广都堂之职。夫人马氏所生一男一女，公子名林，字文山，小姐芳名月英。兄妹二人勤心苦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外国人皆称为才子佳人。

不幸老爷去世，夫人领了子女，扶柩回归故里，送入祖茔。

公子早已入学，却不好游戏，终朝在家与妹子吟诗作赋，孝敬母亲。夫人见他兄妹二人早晚侍奉殷勤，满心欢喜，常在他兄妹前说：“我家有此才女才子，不知后来娶媳择婿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母亲大人，婚姻之事，皆有天定。”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你妹子年已长成，为娘的日夜忧愁，放心不下。必选个才貌之人，完她终身，使我为娘的却才放心。儿呀，难道你同学中就无其人么？”钱林道：“娘亲听禀：学中只有一人，孩儿十分敬重。论才学，孩儿甘拜下风。每逢考期，不是第一，就是第二。论人品，杭州也寻不出第二个来。”夫人闻言，忙问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？门第若何？”钱林道：“论门第，倒也正对。他父亲做过刑部尚书，亡过多年，只有母子二人，姓冯名旭，字子清。”夫人道：“他母亲可是做过太常寺少卿林璨之妹么？”钱林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门户相对，才貌又佳，为何不上紧央人作伐，以完为娘的心事？”公子道：“孩儿久有此意，只因他近来家业凋零，恐误妹子终身，故尔未敢禀告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此言差矣。古人道得好，正是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一朝得第自身荣’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吩咐，孩子知道。”

那月英小姐在旁听得母亲兄长说人婚姻之事，将脸一红，起身回楼去。耳中只听得说冯旭是个才子，心中暗想：“天下无实者多，倘若冯生名不称实，岂不误我终身大事？必须面试其才，方知真假。欲将此意禀告娘亲兄长，怎奈我女孩儿家，羞人答答，怎好启齿？”正是：

满怀心腹事，难向别人言。

不言小姐闷闷不乐，单言小姐身边有两个丫环，一个名叫翠秀，一个名叫落霞。

二人生得容貌与小姐仿佛，却也聪明。跟随小姐拈弄纸笔，也知文墨。小姐见她伶俐，倒也欢喜，故此待她二人如同姐妹，与众不同。

翠秀、落霞见小姐连日闷闷不悦，自言自语，如醉如痴，觉得小姐有些心事。二人上前问道：“小姐为着何事这般光景？”小姐见问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二人哪里知我心……”就不言语了。二人道：“婢子自幼蒙夫人、小姐抬举，不以下人看待。小姐有何心事，说与婢子们知道，代小姐分忧。”小姐闻她二人之言，只得将夫人、公子商议之话告诉一遍：“我想外边人虚名甚多，故此疑心。欲要面试其才，又不好启齿，以是不乐。”二人道：“小姐宽心。倘夫人、公子再议起小姐婚姻之事，婢子直告要面试这姓冯的才学，然后再议便了。”小姐听了，方才放心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过了个月，夫人一日身体不爽，一病半月。慌得公子、小姐日夜不离左右服侍。小姐各庙许愿，又在花园拜斗，保佑母亲安康。

过了数月，夫人身体渐渐好了。公子、小姐见夫人好了，用心调理。不觉早又腊尽春回，到了新年景象。堪堪至初九日，乃是玉皇大帝圣诞之辰，月英小姐禀告母亲知道：“孩儿许下各庙香愿，今逢上好日期，孩儿意欲亲身进庙酬谢，特来告禀母亲。”夫人闻言，大喜道：“我儿，一向累你兄妹二人服侍。既许下香愿，理当亲还。”遂吩咐家人速备纸马、香烛、牲醴之类，唤了三乘轿子，伺候小姐同两个婢子各庙烧香。

不一时，小姐打扮十分齐整，带了翠秀、落霞，三人上轿，往各庙还愿，后面随了许多家人。

一行人众先到了玉皇阁。小姐和两个丫环下轿，家人逐开闲人。小姐慢慢步上楼来，只见香烛供献已经现成。小姐站立毡单，礼拜上帝，转身又拜斗姥天尊。礼拜已毕，家人送上香仪。客师请小姐客堂坐下待茶，摆下果品。小姐坐了一刻，起身上轿，又望城隍山来。

不一时，抬至寺内。只见山前游人如蚁，家人赶逐不开。小姐看见香烛点齐，只得交身出了轿子。那些游人见三乘轿内走出三个美人，一哄拥挤上前争看。人人道好，个个称奇，如同月里嫦娥下降，好似西子重生。后面随着两个丫环，一般娇娆，不知谁家小姐？内中有一个书生，文质彬彬，头戴儒巾，身穿儒服，年纪只好十五六岁，生得貌比潘安，手执一柄金扇，也挤在人丛中争看。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钱林母亲所说的礼部尚书之子冯旭，字子清。今日也来到城隍山游玩，不想遇见钱月英来进香。他也不知是钱文山之妹，一见国色，神魂飘荡，痴在一边，两眼不转睛只望着三人。

小姐见人众多，慌忙礼拜神圣，吩咐家人：“将各庙香烛送去，我回家向空礼拜酬谢便了。”家人答应，将轿子搭了进来，请小姐上轿。

那些游人一哄而至，围在轿前。事有凑巧，把一个冯旭紧紧挤在轿前，动也不得动。那小姐正欲上轿，忽见一个少年书生，品貌清奇，心中暗忖道：“世上也有这般标致男子。”又不好十分顾盼，匆匆上轿。家人连忙放下轿帘。轿夫抬起，如飞而去。

冯旭又看翠秀、落霞二人上了轿。轿夫赶向前面，一直飞奔下山。冯旭见三个美人去了，他也不顾斯文体面，向后跟定轿子，跑下山来，满身汗透，儒巾歪斜，足下哪管高低，转弯抹角，跑得喘息不定。

有一个时辰，到了一处后花园门，一直遥望里面去了。只见一个老苍头，说道：“哪里来的，好好走出去。”四面望望无人，反手将园门关闭。冯旭低低骂道：“这个老狗头，好不知趣，竟自把门楣闭去了。”只得走至门首，用手将门轻轻一推，哪里推得动。

冯旭无奈，绕着墙边走了一会儿，无法可入。只见对过矮矮门首，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门首。冯旭连忙走过来，叫声老婆婆：“小生借问一声，对过花园可是李相公家的么？”那婆婆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冯旭又道：“可是张相公家的么？”婆子又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冯旭道：“却是谁家的么？”婆子道：“相公请坐，待老身慢慢告诉与你听。”冯旭真个坐下。婆子道：“对过花园乃钱府的。这钱老他在日做过两广都堂，如今只有夫人、相公、小姐三人，并无别个。”冯旭暗道：“原来就是钱文山的花园。”又故意问道：“他家公子与哪家结亲？”婆子道：“尚未联姻。”冯旭又道：“他家小姐自然是与过人家的了。”婆子道：“小姐今年方交一十六岁，亦未受聘。”冯旭口中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心中暗喜道：“年交一十六岁，也不小了。”婆子道：“说起这位小姐，婚姻却难。他家夫人要选才貌出众，又要门户相当，夫人方允。”冯旭道：“却是为此，这也该的。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文墨？”那婆子道：“好个可知文墨，通杭州那个不知她是闺中才子！常与她哥哥吟诗作赋，连公子还要让她一筹哩。”冯旭道：“你老人家如何尽知他府中事？”婆子笑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位小姐的乳娘，我姓赵。因年纪大了，自己要在家里同儿子过活。如今时常还去他家住，我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一切事所以晓得。”二人谈了一会儿，天气渐渐晚了。婆子道：“老身要弄饭去了，恐儿子回来要吃，没工夫陪你谈了，你请回罢。”

冯旭听了婆子这番言语，心中甚是欢喜：“钱小姐竟是个才貌双全的，若能与我为妻，也不枉为人世。”起身复又走到对过花园门首，看看园门紧闭，又站了一会儿，想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我只是痴呆呆地站在，就站到明日也无益处。不如且回，明日起早些来，倘有机缘，也未可知。”即移步转身，才走了十几步，忽听得园门啾呀一响，冯旭即忙回头看时，园门已开，有个老苍头手中拿着把酒壶走出来，带了园门，竟自去了。原来这个老儿每晚瞒着夫人出来打酒吃。冯旭见了，忙忙走来，不论好歹，推开园门，竟自进去，仍然将门推上，一直往里就走不题。

且言苍头取酒来，推门进来，回身关好，取锁锁了，提酒往自己房里吃去了。

单讲冯旭在花园里东张西望，不见一人。他就放大了胆，朝里直走，到了丹桂厅上坐下。定定神，想道：“我好无礼，怎么黑夜里走到人家花园中来？倘被人看见，如何应答？文山兄知道：体面何存？”想罢，立起身来：“我且出去。”竟奔园门，打点回去。

却说月英自进香回来，到夫人前禀道：“今日进香，好不热闹，孩儿见人众多，只到玉皇阁、城隍庙山上，他处着安僮送香烛前去，孩儿先回来了。”夫人答道：“正

该如此。”就在前面吃过夜饭，又说了些闲话。夫人吩咐：“我儿就此回楼睡吧。”小姐起身，叫翠秀、落霞掌灯。翠秀道：“今晚风大，不好点灯。”取了个灯笼点起，照着小姐回楼不题。

且言冯旭来到园门，见门上拴了大门，又锁了，哪里还得开来。冯旭惊道：“这事怎好？不想一时就拴锁了园门。”愈想愈怕，无法可使。他是个读书君子，又比不得那种可以掂门扭锁的小人，只得又回身步到丹桂厅坐下，等候天明出去。正在自悔之时，忽听一派莺声燕语，嘻笑而来。灯光渐近，冯旭唬得觅处藏身，往来无处，暗道：“若被人撞见，如何答话？权在山石背后躲避则个。”

但不知曾撞着人来捉住，认奸认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